

动物书廊

话说飞鸟

(法) 儒尔·米什莱 著

李玉民 顾微微 译



花城出版社

献给 米什莱夫人

我将你的东西题赠给你：

《鸟儿》

《昆虫》

《大海》

这三本书是家庭和我们夜晚温柔谈话的产物。

完全是受你启发写成的，没有你，我还会一直在我的耕田上，沿着人类历史的崎岖道路走下去。

完全是你酝酿准备的，我从你手中接过这大自然的丰收。

也是你为之剪彩的，你将祝福它们的神圣之花放到终点。

儒尔·米什莱

我是如何研究起自然的（代序）^①

我今天出版的完全是家庭的产物。这本书，如果能称为书的话，是在我们休闲时刻，午后闲聊，冬季阅读，夏天交谈的过程中，逐渐成形的。

两个勤奋的人，在一天工作之余，自然而然要相聚，将收获放在一起，通过这夜晚的最后一餐来恢复气力。

难道可以说，我们就没有别的合作者了吗？如果避而不谈，就未免有失公道，违背情义了。住在我们房檐下的燕子天天见



^① 序言较长，这里为节译。

面，都参加了交谈。家养的红喉鸟在我周围飞旋，也投进了悦耳的音符，有时夜莺举行隆重的音乐会，暂时打断了这种谈话。

岁月沉重，生活、工作亦然，我们时代经历了风风雨雨，我们生活的知识界四分五裂，还没有什么来替代。历史艰巨的劳作，把教育视为消遣，这种教育就是友爱。劳作的间歇则只有寂静。如果不是向大自然，那又该向谁寻求休息，重振精神呢？

强大的十八世纪身负千年的战斗，在歇息时就躺在贝尔纳丹·德·圣比埃尔^①的可爱而慰人的书上（尽管科学含量不高）。书的结尾引用了拉蒙这句感人的话：“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涕泪涟涟，有多少损失无法挽回啊！……”

我们尽管也有所丧失，但要求别的东西，而不是独自垂泪，也不是安抚受伤的心。我们要寻求一种补药，以便总往前行进，寻求一滴永不干涸的泉水、一股新的力量和翅膀！

这样的作品，不管是哪一部，应像任何真正的生物那样，至少具有新生的特点。它是在温暖的孵化中慢慢形成的，而且正因为基于两种不同的原则，才融合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。

两颗灵魂孵化它，一颗可以说生于自然，始终保留其香气和味道。另一颗则阻遏在人类历史的艰险路上，始终处于断绝自然营养的境地，因而更趋向大自然。

历史绝不会放掉它的人。谁只要喝过这种苦涩的烈酒，就要一直喝到离世。即使在艰难的日子里，我也从未离开过。我写九三年，终日履行这最后的职责，走在荆棘中。晚上则听听博物学家或旅行家温和的叙述。我聆听并赞赏，至少容纳了，但我还不能静下心来，走出我的思绪，总不肯将我的忧思和风雨

^① 贝尔纳丹·德·圣比埃尔（1737—1814），受卢梭影响的法国作家。这里提到的书是指他的著作《大自然研究》。

掉进这种纯静中。

我并不是对这些英勇的人的伟大传说无动于衷，他们的工作和旅行为人类做出了许多贡献。我在历史中讲述祖国的伟大公民，同世界这些公民是近亲。

威尔逊



而我本人，早在自然科学中，就衷心地颂扬了法国大革命；那是拉马克^①和若弗瓦·圣蒂莱尔^②的时代，他们在方法上极富成效，给所有科学增添巨大活力。我又在他们合法的儿子身上，在继承他们精神的精干孩子身上找到他们，该有多么高兴啊！

首先要举出《鸟世界》的作者，他又可爱又独特，如果不是最有风趣的，也早就应该称为最有实力的一位博物学家。这一点我还要不止一次地重复；不过，在本书一开头，我就急于将第一份敬意献给一个非常伟大的观察家，他在亲眼所见方面，同威尔逊^③或奥杜邦^④一样严肃，一样“专业”。

他却自我毁谤，说是在这部美好的书中，“他只找个借口谈论人”。恰恰相反，许多页足以证明，除了类



奥杜邦

① 拉马克 (1744—1829)，法国著名博物学家。

② 若弗瓦·圣蒂莱尔 (1772—1844)，法国博物学家。

③ 威尔逊 (1766—1813)，美国鸟类学家、诗人，著有《美洲鸟类学》。

④ 奥杜邦 (1785—1851)，美国博物学家、艺术家。

比之外，他喜爱并观察鸟本身。正因为如此，他记述了鸟的生动的传说、有力而深刻的拟人化形象。在图斯奈勒的笔下，某种鸟现在成为一个人，并永远是一个人了。

然而，大家要看的这本书，比起这位杰出大师的书来，是从不同的观点出发的。

绝不是对立的观点，而是并行不悖。

本书尽量做到只以鸟论鸟，避免类比人。除了两章之外，全书写法就好像世上只有鸟，从来没有人。

人！我们在别处遇见的机会已经够多了。这里则相反，我们需要一个避开人世的借口，古代的孤寂和荒漠。

人没有鸟无法生存，惟独鸟使人免遭昆虫和爬行动物的侵害；但是，鸟没有人却能生存。

有人还是没有人，鹰照样高踞于阿尔卑斯山的宝座。燕子每年也照样迁徙不误。军舰鸟没有受到观察，还照样盘旋在孤寂的大洋上。夜莺在树林里，不必等人的听众，会更安全，照样可以唱绝妙的赞歌。为谁唱呢？为它所爱的，为它的一窝雏莺，为树林，总之，也为它自己，它本身就是最知音的听者。

本书和图斯奈勒的书还有一点不同：图斯奈勒再怎么“和谐”，又是平和的傅立叶的弟子，但他丝毫没有丧失猎人的本色。这个洛林人尚武的志向，无处不赫然表现出来。

本书则不然，是一本和平的书，写作的宗旨恰恰是憎恨狩猎。

猎取鹰和狮子倒还可以，但绝不应该猎杀弱小的动物。

我们在这里教授的内心的宗教信仰，就在于人将以和平的方式团结整个大地，并逐渐认识到，任何收养的动物，一旦进入家养的状态，或者出于天性至少能和人建立睦邻的关系，这就比宰杀对人有益百倍。



人只有认真致力于大地所期待人的事情，才会真正成为人（在本书末尾还要谈到这一点）：

动物和解并和睦共处。

“女人的梦想。”有人会这样说。

这又有何妨？

本书掺杂几分女人的心肠，对于这种指责，我看毫无理由反驳。我们要当作一种颂扬来接受。耐性与和悦、温良与怜悯、孵化期的温暖，这些特性便可以培育、保存并发展一种动物。

说这不是一本书，而是一个生物，那好哇！它一定会多产，其他的会陆续出世。

我离开了我从未离开过的巴黎，这座容纳三个世界的城市，这个艺术和思想的家园。

我每天去履行职责和处理事务，但是尽快赶回家。巴黎的喧嚣、远远传来的隆隆车马声、流产的革命的冲击和反响，都促使我离得更远。到了1852年春天，我非常情愿地脱离了，打破了我的所有习惯；我又辛酸又高兴，关闭了我的书房，将我的书籍锁起来，我生活的这些伴侣，当初以为肯定能永远陪伴我呢。我尽量往远走，直到南特才停下来，离海边不远了，城市建在山丘上，能望见布列塔尼发黄的溪流注入卢瓦尔河，同旺代的灰色水流相混。

我们安顿在乡下，房子很大，在连绵不断的雨中孤零零的，而在这个季节，西部海滩都被雨雾淹没了。这里到海边有一段距离，受不到海盐之气的影 响，降下的大雨都是淡水。房子是路易十五时期的风格，久无人居，乍一看有几分凄凉。它坐落在一处高地上，但还是相当昏暗，一面是厚厚的千金榆树篱，另一面则有参天大树和数不尽的未剪枝的樱桃树。周围一片绿茵，

溪水现在到夏季也不流淌了，但整个住宅处于美妙的清凉世界。

我特别喜爱疏于管理的园子，而这座园子令我想起意大利别墅弃置不管的大葡萄园。但这里蔬菜和千百种草木杂生，十分悦目，却是那些别墅所没有的：圣约翰节的各种花草，每株草又高又壮。樱桃林枝桠被红色果实压弯了，也给人以丰产取之不竭的印象。

这里天空潮湿而温和，草木生机勃勃，又柔美又繁茂，不像意大利那样虽美妙却流于肃穆。

尽管一座大城市近在咫尺，这里望不到一点远景，只能看见一条叫埃德尔的小溪从山丘脚下流过，投入卢瓦尔河。的确，这里茂盛的草木、这片原始的果林，遮住了全部视线，必须登高远眺，上到一座小钟楼，景物就尽收眼底，望见一片片树林和牧场、远处的建筑物和钟楼。即使在小钟楼上观望，景观还是有限，城区只显露出侧影，还望不见它那條大河、岛屿、航船和商业的繁忙景象。离这个大港口不过两步远，却毫无迹象，还以为置身荒野，在布列塔尼的荒原或旺代的林间空地里。

随着节气变化，空气湿度下降，我逐渐发现这处居所的真实而严肃的性质，要比乍一看所以为的景色更为多彩多姿，更美丽，美得动人，能逐渐沁人心脾。地处布列塔尼的大门口，却拥有旺代的茂盛的绿荫。

我看到满地鲜花盛开的强壮的石榴树，真好像到了南方。木兰也不像在别处所见的那样瘦弱，而是枝叶挺拔灿然，形同大树，硕大的白花满园飘香，厚厚的花蕊不知含有什么大量能穿透的蜜油，香味能将你裹住，到哪里也不离散。

这回我们有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园子、一个大家庭，有无数的家务活要干，此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。一名布列塔尼野姑娘只能帮着干些粗活。我每周进城一趟，除此之外，我们完全离

群索居，但是这种孤寂又十分繁忙：一大早就起床，在鸟儿刚醒来的时候，甚至天还没有亮。当然，我们几乎跟鸟儿一样，也早早睡觉。

蔬菜果实这样丰盈，又生长各种草木，因此，我们有条件养许多动物，但是只一点难处：我们喂养它们，一个一个和我们彼此完全熟悉了，我们就不大让它们作盘中餐了。反之，我们栽种瓜果蔬菜，却遇到一个大麻烦：幼苗还未长起来，就几乎被吃光了。

这片土地肥沃，植物丰茂，但害虫也多，或许更多：巨型贪吃的蛴螬、贪婪的昆虫。一天早晨，我们捉了一大木桶蜗牛。次日就见不到了，仿佛一锅端了。

我们养的鸡特别勤劳。不过，那只灵巧而谨慎的鹌更加有效得多。它是荷兰和所有潮湿地区的杰出清理工，我们西部地区无论如何也应当蓄养！人所共知，荷兰人对这种出色的鸟优礼有加。在荷兰的市场上，可以看见鹌一只腿平静地伫立，在人群中间遐想，感到自身非常安全，如同在极僻远的荒野里。有一件事，是确凿无疑的：荷兰农民有时不巧弄伤了自家的鹌，弄折了腿，就给它安一条木腿。

扯回话题，对一个无需集中精神的人来说，在南特的日子就会美不胜收。这地方景色优美，工作非常自由，这种环境既恬静，又十分温馨，是极为难得的一种和谐，在生活中几乎从来遇不到。这种温馨恬静，同我现在的思想，同我忙于写作的阴沉的过去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那时我撰写九三年的历史。英勇而惨烈的历史包围住我，占据我的心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在消耗我。我在自己的周围所拥有的所有幸福的因素，全为了工作而牺牲掉，推迟到我很可能利用不上的时候，每天都感到遗憾，不断地黯然回首。情感和大自然每天都要同人世的忧思搏斗。



这种搏斗本身，将永远是系我心怀的回忆。在我的思想上，这地点始终是神圣的，再也不会以别种形态存在了。房舍拆毁，原址另外再建起一所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稍微多讲几句。然而，我的雪松却幸存下来，这是极为罕见的事，因为在这个时期，建筑设计师仇视树木。

不过，我的写作临近结束的时候，一些阴影从这野蛮之夜中变得明晰了。我忧伤的心减少了几分苦涩，确信从此留下了这座纪念碑，一座残酷的，但富有经验的纪念碑。我重又开始听见孤寂的声音，而且我认为比起别的年龄听得更清楚，只是耳朵已不习惯了，要慢慢地恢复，如同死过去一段时间又复活的人那样。

我年轻那时候，还没有被这无情的历史捉住之前，就曾感到了大自然，但显示一种盲目的热情，一颗心炽热有余，温情不足。前不久搬到巴黎郊区，我重又萌生了这种感觉。我不无兴趣地看到，在干旱的土壤里，我的病恹恹的花对每天傍晚浇水十分敏感，在快意中显然感激涕零。在南特更强上百倍，四周的自然多么旺盛，多么丰美，目睹青草每小时都长高，周围的动物繁衍，我不是也应该发新芽，在这种新的感觉中再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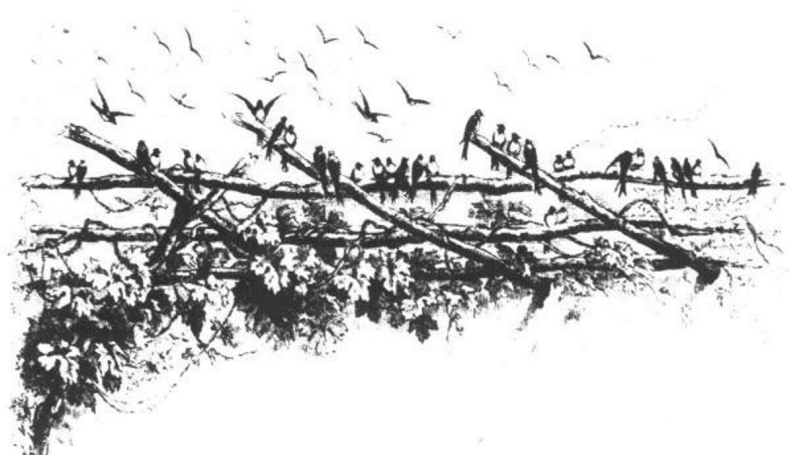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招回我的思想，打破忧戚的魔力的话，那就是阅读一本书：晚上，我们有时读读图斯奈勒的《法兰西的鸟类》；思想从国家过渡到大自然，这真是又惬意又美妙。

只要还有一个法兰西，她的云雀和红喉鸟、她的灰雀和燕子的书籍就会百读不厌，一版再版。如果没有了法兰西，我们在这些精辟的书页里，还能重新找到我们最好的东西：这片土地的真正香味、高卢的意识、法兰西精神，乃至我们祖国的灵魂。

补充一件不属于青春的极美的事。作者出生在默兹，那是

出猎人的地方，他本人在年少也是个狂热的猎手，似乎被他自己的书给改变了。他显然在游移不决，一边是他青年时猎杀的最初习惯，另一边是他的新感情，是对他发现的这些动人的生命，对这些灵魂和他承认的这些人的温情。我敢说从此以后，他再打猎就不可能不内疚。作为这个爱和纯真的世界之父和第二个创造者，他会在他们和他之间找到一道同情的栅栏。什么栅栏呢？他的作品本身，他让他们活跃起来的书。

我刚动笔写这本书，就不得不离开南特。我也生病了。气候潮湿，长期工作过度劳累，当然，尤其是我思想的搏斗，仿佛侵害了我身上从来控制不了的这根活力的神经。燕子为我们划出了路线，我们沿着路线去了南方，将我们流动的巢安放在亚平宁半岛的一条沟整里，距热那亚有两法里。



处境好极了，四面遮护而免遭侵扰，在这气候多变的海岸，能保持气温稳定，这真是惊人的天幸。尽管这里根本不生炉火，冬天有阳光，一月份也还温暖，鼓励蜥蜴和病人出来，以为是



春天呢。然而，我还有必要指出吗？这一片片橘树林、柠檬树林，望去非常和谐，叶冠常年不变，蔚蓝的天空常年不变，景色难免就单调了。这里极少有活跃的气氛。小鸟很少，几乎见不到，也没有海鸟的影子。鱼同样罕见，没有搅动清澈透明的海水。我一眼能望到海底深处，一无所见，惟有孤寂，惟有这个大理石海湾水底的黑白两色石头。

周围一片寂静，大海熠熠闪光，但是孤零零的，非常单调，只有远处偶尔驶过几只航船。禁止我工作，三十年来，头一回同我的笔分手，走出一直同纸墨为伴的生活。这种停歇，我原以为很贫乏，其实对我来说极富成果。我注意看，仔细观察。一些陌生的声音在我身上醒来了。

我们离热那亚和在那里的好友相当远，惟一的社交圈子，就是一小群蜥蜴；它们在岩石上窜动，在阳光下嬉戏或睡觉。可爱而无害的动物，每当中午我们用餐，而码头又一片空寂的时候，它们活跃而优美的动作令我十分开心。它们起初见到我，显出一副担心的样子；但是还未过上一周，所有的蜥蜴，甚至最幼小的也认识我了，知道它们根本不必惧怕这个平静的幻想者。

有什么样的动物，就有什么样的人。我的蜥蜴生活简朴，有只苍蝇就是一顿丰盛的宴席，同海岸的“贫苦居民”的生活毫无二致。有不少居民煮草吃。然而，在光秃秃而干旱的山上，青草也不是随处都生长的。这地方物产的贫乏简直难以置信。我投身进来无怨无悔，同意大利的清贫协调一致，须知意大利是我的光荣的奶母，她抚养大了法兰西，给我的哺育超过了任何法国人。

奶母？她始终是奶母，虽然资源贫乏，自然贫乏，也尽量当好。我因健康关系，来到这个自然环境里，吃不下去食物，还能接受她的惟一我容忍的营养：新鲜空气和阳光。即使在本世

纪最严寒的冬季，这里的太阳也经常允许居民一月份敞着窗户。

我不再想自己的病痛，也不再考虑治好病。我忘掉了自己：病情大大好转。

意大利始终是富饶的。对我来说，她以其贫乏穷困而富饶。这里见不到动物，我感觉到了这一点。在橘树园绿荫的幽静中，我呼唤林中鸟儿。我第一次感到，人一旦没有了周围庞大的动物界，生活就变得严峻了，因为大量无害动物的活动、声音和嬉戏，就好比大自然的笑容。

我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有朝一日我也许会记忆下来。我在养病期间，又竭力回忆我于1846年在《人民》一书中所表达的思想，回忆这座上帝城：城中芸芸众生，普通的百姓，农民和工人、无知的人和文盲、野蛮人和原始人，以及孩子，甚至包括我们称为动物的另外那些孩子，虽然资格不同，但全是公民，都有权利，都在国民盛宴席上有座位。“我要抗议，只要还落下一个人，上帝城拒绝接收，不按照他的权利给予庇护，我就停在门口，绝不会进去。”

因此，当时在我看来，整个自然史是政治的一个分支。各种生物凭着卑微的权利，都要前来叩门，请来被接纳到民主的怀抱中。高等弟兄为什么要把其他弟兄拒绝在法律之外呢？他们也是由宇宙之父协调在世界法则中的呀！

这就是我的洗心革面，这种迟来的“新生命”，逐渐引我走向自然科学。

亲爱而慈善的奶母！只因和她一同受穷受苦，和她一同幻想了片刻，她就赠给我无价之宝，价值超过所有钻石。究竟什么呢？就是精神的一种契合，最隐秘的思想富有成果的一种交流，在大自然的观念中家庭式的一种完美的和谐。

我们是从两条路进入的：我是通过对上帝城的热爱，通过

团结所有动物而使上帝城达到齐全的努力；而她则通过宗教思想，通过子女对上帝生育之爱。

从这时候起，我们每天晚上就能把盛宴摆成一席。

我已经说过，这部作品在前进的路上，是如何不知不觉由我们小小的帮手丰富起来的。这些帮手差不多总在向它口授。

巴黎的鲜花所准备的，我们在南特的鸟儿做了。我在本书末尾谈到的夜莺来唱终曲。

在我们真的返回法国时，尤其在这里面对大洋，各种各样的印象就汇聚起来，融合在一起了。在拉埃夫岬角的老榆树下，这种启示功德圆满了。海岸的鸥鸟、林中的小鸟儿，讲什么都能听得明白了。所有这些事儿都在我们内心回响，全都像我们的心声。

就这样，美丽、罕见的崇高，在这里拥抱在一起。高山受暴风的冲击，向您讲述大地的史诗，她的艰难而悲惨的历史，并且显露她的骨骼为证。不过，这些偶然出生的小孩子，在她干旱的斜坡上发芽，证明她还有繁殖力，残骸是一个新肌体的因素，任何死亡都是一次新生。

因此，这些废墟从来没有使我们产生忧伤的情绪。我们主动谈起命运、天意、死亡和新生。我由于年龄和工作的劳累，有权死去了，而她由于童年的考验和早熟的智慧，额头已垂下了，然而，我们还是感到心潮汹涌，感到受爱戴的大自然母亲焕发青春的气息。

我们由她生育出来，彼此相隔遥远，如今又在她身上相聚，我们真希望固定生存的这一珍贵时刻，“在岁月的岛上抛下锚”。我们就借助这部温情、博爱并接受任何生命的作品，舍此还怎么能做得更好呢？

她不断地提醒我们，并以容易、欢快和感人的方式，演绎

地域的灵魂和孤寂的声音，以便增加我的个体爱的情感。

具体表现之一，我开始听见鸟儿唱得少而说得多，如燕子就在议论好天气、捕猎、珍贵的或普通食物，以及下次的行期，总之无事不谈。十月份我在南特倾听过，六月份在都灵倾听过。它们九月份在拉埃夫的谈话，听得更加清晰。我们能流畅地翻译出来，它们温柔活泼，带着青春和愉快的心情，既不喧闹也不乱蹦乱跳，完全符合极为自由和明智的一种鸟那种幸运的平衡，似乎怀着感激之情，承认得到上帝赐予的一大份儿幸福。

然而，唉！我们向大自然进行的这场丧失理智的战争，甚至连燕子也未能幸免。我们连鸟儿都要消灭，而鸟儿保护庄稼，是我们的卫士、好工人，它们追随耕犁，捉住将来的害虫，可是农民毫不在意，将害虫翻出来又埋进土里了。

一些重要而有益的种类灭绝了。大洋的第一批动物，大自然赋予血和奶的温和而敏感的动物（我指的是鲸类），究竟还剩下多少了呢？许多四足类动物从地球上消失了。还有许多各种动物，虽然没有完全消失，但是在人的面前退化了；它们逃窜，变野了，丧失了天生的技艺，又回到野性的状态。亚理士多德就曾指出鹭又灵敏又谨慎，而现在（至少在欧洲）却成了孤僻的动物，既狭隘又麻木。美洲狸在平静孤独的生活中，变成了建筑师、工程师，现在也泄气了，在大地上连洞穴都不打了。野兔那么和善、美丽，皮毛独特，特别敏捷，听觉异常敏锐，它们很快就要消失了，少量幸存下来的也变得愚蠢了。不过，这种可怜的动物还很驯顺，可以训练，如果得法，能教给野兔违反它天性的事情，甚至需要勇敢的事情。

这些思想，别的人写过，而且表达得更好，我们都记在心中，这是我们的营养，我们习惯了的梦想，即这两年在布列塔尼，在意大利孕育的梦想；还要我说，这些思想在此地变成一

本书吗？变成一个鲜活的果实吗？在拉埃夫，它是在它热烈的构思中向我们显形的，而这正是上帝让动物结成联盟的原始的构思，是宇宙之母让她孩子缔结友爱协约的构思。

生活在最高处，对人最温和、最友善的飞禽类，如今也正是人最残忍追捕的对象。

如何保护呢？揭示鸟儿就像揭示灵魂一样，指出一只鸟儿也是一个人。

因此，鸟儿，独一无二的鸟儿，就是这本书的全部；当然，鸟儿要通过命运的千变万化，逐渐适应大地的各种条件、飞禽生活的各种使命。

演变相当奇妙，虽然不了解演变的系统，但是心却同它的对象一致，哪怕种类外形多么不同，哪怕死亡仿佛打断了线索，心也绝不会停止跳动。在这





本书中，死亡又严酷又残忍，在生命正旺时突然降临，但不过是一时的变故，生命还照样延续。

死亡的因素，为害的种类，人由于从中看出自己的形象而赞扬备至，在本书中则等而下之，重新放到应得的位置。它们在鸟类的两种技能：做巢和唱歌方面，都是最粗鄙的。它们是不幸过渡的可悲工具，在本书中出现，就像大自然在万不得已派出的盲目使者。

然而，生命的睿智，在生命头一点火花中的技艺，只是体现在最小的身上。最小的鸟儿不华美，羽毛短小而暗淡无光，但是，它们身上开始的技艺，在某几点升的高度超过了人的领域。当然，远远比不上夜莺，到现在，我们还未能强调夜莺，也未聆听它的美妙歌声。

因此，在这里鹰被赶下宝座，夜莺即位了。鸟儿随着逐渐发育，精神也飞升，但是顶峰和极点，自然不在于人很容易超越的暴力，而在于人未达到的技艺、勇气和憧憬的能力；这种能力有时托载鸟儿超越这个世界，到达外面的世界。

天公地道，的确公正，因为正义是有远见的和富有温情的！毫无疑问，这本书有许多弱点，但是在温情和信念上却很强。它是一体的、一贯和忠实的。什么也不能使它偏离。它爱鼓翅飞翔，超越死亡及其虚假的分离，穿越生命及其掩饰统一的面具，从一个巢飞向另一个巢，从一只蛋飞向另一只蛋，从爱飞向上帝的爱。